



钱锺书与夫人杨绛

“钱锺书学问淹通，他愿意的话，可以将一个小题目洋洋洒洒写出几大页甚至一大篇文章。想来，他若不乐意表达什么，你也很难寻找。对于文化人的自我评价，钱锺书也与多数学人一样，基本不谈。可大学者偶尔也会压抑不住心性，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点快意的自信。”

## 钱锺书“自嘲”

我们偶然见到，也自然欣喜。

1988年，钱锺书在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的序言中，引用了自己在7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由，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

钱锺书首先是一通批评，然后再说“评论和注解”有价值，对于学人来说，这当然是很高的评价。可按钱锺书惯例，得印证一下。有来头，他在文章下面加了一个注脚：“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1984年，20~21页）评及《宋诗选注》，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确实写得不错’。”自己评价不算，还拉出一个大人物的话来助阵，想来在写这段文字时，钱先生是面带笑容的吧。

我们见到的，大都是钱锺书晚年的文字，可年轻之时，也许就意气风发，说几句后来以为的“大”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学人直接说，少有，借他人之口，即使是“奖饰”之语，也不妨引述，这倒真有一些例子。早年，钱锺书与大学者陈衍有过交往。陈衍很欣赏钱，口中、文字中皆有表现。钱锺书在他记录与陈衍谈话录《石语》时，就直接记了下来，所谓“至丈奖饰之语，亦略仍其旧”云云（丈指陈衍）。

其中有多处，连陈衍也记不全的古今人诗句，钱锺书却能脱口而出，受到陈衍“世兄记性好”的称赞。仅仅称一个人“记性好”，不能算数。有一节，说到钱锺书的旧体诗：“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识，惜下笔太矜持。”虽说下笔“太矜持”，但前面两句，夸赞的实在可以。陈衍到底是行家，后面对诗人写作年龄有高论：“老年人须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慨，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儿。”对这节文字，钱锺书有按语“文言颇中余病痛”。陈衍这段话，也可给一切作者参考。此外，对钱锺书的议论，陈衍也有“品题极切”的评价。当年钱锺书仅二十出头，受到大学者如此青睐，记述下来“略仍其旧”，也不算太张扬吧。

1935年，钱锺书夫妇到国外留学，陈衍老人还为他们写过一首诗。其中的很高评价，钱锺书也不回避地记述了下来：

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  
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  
对影前身月，双烟一气霞。  
乘槎过万里，不是浪浮家。

虽说是写给他们夫妇，但主要还是夸赞钱锺书，满腹经纶云云。除交谈中涉及外，陈衍当年还给钱锺书诗作写过序言：

“默存（钱锺书字）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深思，博览载籍，文章淹雅，不屑屑枵然张架子。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有作多以示余。余以为性情兴会固与生俱来，根柢阅历必与年俱进……以子之强志博览，不亟亟于尽发其覆，性情兴会有不弥广弥永独立自成一家者，吾不信也。”

这节非常“奖饰”的文字，钱锺书也不避讳，“略仍其旧”记述下来。虽然记实，也是自信。当然，这是年轻时的记述。可说是钱锺书某种深心的展示，不算离谱吧。

近日读到与晚年钱锺书关系密切的栾贵明的《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一书，其中一节文字，出乎意料。栾贵明所举，是一位比利时作家、汉学家西蒙·莱斯1983年在法国《世界报》上的一段评价：“法国《世界报》6月10日，比利时作家西蒙·莱斯：‘钱锺书，难道我们就不能授予钱锺书荣誉勋章吗？他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从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不很多，但质量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知识都是令人吃惊的。今天，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无法再找到第二个钱锺书。’”

这样一节“超豪华”评价，得自钱锺书自己的翻译和抄录。这张钱锺书亲书写的便条，拍照插入文章，毋庸置疑。在引述这段文字前，栾贵明对西蒙·莱斯略有介绍：西氏本名李曼，曾多次来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14年8月逝世于澳洲以后，法国负责汉语教学的白乐桑总督学在接受采访时说：“西蒙写过的东西不算很多，但影响却很大。”“他文化水平与个人眼界要比常人来得高远和广阔。”这当然是在增重其文字的分量。

在叙述之前，栾贵明有这样一句垫底的话：“……而钱先生从不偏执，更不拒绝对他本人精准、生动以及别致的评价。”在录出了这节评价后，栾贵明以为：“或许这条公开的言论记录，先生本人大致认可，所以他亲自抄留给我保存。每当我怀着景仰心绪读到那些赞誉文章后，总会听见许多推拒之辞，当然，这会让我们感知先生的谦逊胸怀。但这次他并未按照惯例断然否定，而是抄下相示。其实钱先生从来就有着深深的自信，坦坦的自负，他既诚挚而又亲切，永远挂记着你的理想和实现的难处，把自己‘登泰山而小鲁’‘开拓万古’的心胸，真切地传递给晚生求学者。”

有了这一节评价摆在面前，前面钱锺书的“自嘲”，都可以落实。翻读他的《谈艺录》及几大卷的《管锥编》、小说《围城》等等，无论学问，还是文学成就，他真有资格这么说。当然，由他人说出还是出于自己之口，感受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 杨建民 据《人民政协报》

## 宜川战役： 西北战场第一大捷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作战后，于1948年春在宜川城和瓦子街地区进行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此役历时10天，共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2.9万余人，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歼灭敌一个整编军的重大胜利，一举扭转西北战局。中央军委通报此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 陈赛 据《学习时报》

### 诱敌驰援，攻其必救

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的内线作战，收复大部失地，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7万余人。胡宗南被迫转为守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以部分兵力守备延安、宜川等战略要点，将其主力部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的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机动，居中策应，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企图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决定南下关中，继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战略防御计划。为打破胡宗南的机动防御态势，实现南下作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决定把战役突击方向选在宜川。胡宗南进攻陕北后，宜川就成为其重要的军事据点，既是北攻陕北的基地，又是南护关中的屏障。结合先前与敌交战的经验，彭德怀提出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调动敌主力部队来援；先集中优势兵力歼援敌，尔后攻歼宜川守敌。

按此计划，我军第三、第六纵队于2月24日包围宜川城并发起攻击。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宜川西南的瓦子街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援。宜川被围后，守敌吓得慌了手脚，频频向胡宗南电告求援。胡宗南急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轻装出发，沿洛宜公路，取道瓦子街驰援宜川。

### 巧妙设伏，先歼援敌

2月29日，刘戡率援敌先头部队进入瓦子街任家湾地区后，彭德怀立即调整部署：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城，该两纵队主力正面抗击援敌，阻止其与宜川守敌会合；第一纵队待敌全部通过瓦子街后，立即断敌后路；第二纵队由东南向西北攻敌右翼，第四纵队由北向南攻敌左翼，围歼援敌。

为确保援敌后续部队全部通过瓦子街而进入预设伏击圈，我军且战且退，诱敌进入距宜川西南10余公里的乔儿沟至铁笼湾地区。2月29日凌晨2时，我军第一纵队在瓦子街向敌侧背发起猛攻，截断了敌军回撤之路。经过终日激战，我军各纵队控制了敌周围全部高地，将敌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之间的狭窄地区，形成合围态势。3月1日下午5时，援敌全部被歼，胡宗南集团在西北最大也是唯一的机动部队葬身于瓦子街战场。

### 后克孤城，宜川大捷

在瓦子街战斗的同时，完成引援任务的攻城部队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加紧向宜川守敌发动总攻，以乘胜收复宜川，结束战役。

2月29日，我军第三纵队一部攻入宜川城，但因未能占领凤翅山、内七郎山，受敌火力压制，遂主动从城内撤出。在打援部队全歼援敌后，攻城部队根据敌情调整部署，补给兵力弹药，于3月2日由小北门再次突入城内。我军战士勇猛进攻，迅速占领内七郎山、凤翅山，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通过俘虏喊话，瓦解敌人。敌人与外部联系中断，弹药消耗殆尽。至3日8时，宜川守敌全部被歼，战役胜利结束。

蒋介石得知宜川惨败后，极为震怒，惊呼“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此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关中，开辟大片新解放区，迫使胡宗南调回增援中原战场的5个师以保护关中，减轻了中原我军的负担，有力策应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